澳華新文苑

第1108期

我的房東——澳洲老人海柔德

小 雨

（編者按：小雨此文榮獲2022年“相約澳洲”徵文大賽二等獎。）

人的一生中，總會有一種相逢，仿佛是命中注定，魂牽夢繞，終身難忘！我和房東海柔德的相遇就是如此……

三十年前的一天，我揣著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HAROLD MACKRELL 139 MILLER ST NORTH FITZROY”（北菲子瑞區磨坊街139），這是墨爾本內城區一條普通的小街，綠樹成蔭，彎彎曲曲，我尋找著門牌號碼，一抬頭139號就在眼前——綠頂白牆，歷史悠久的一幢木屋，前院種了薔薇、芍藥等花草，石板鋪出的一條小徑直通大門。我忐忑不安地按著門鈴。“不知房東怎麼樣？房間有沒有？”，如果今天定不下來，我就又要折騰了。門“吱”的一聲開了，只見一個六十歲出頭的澳洲老人，一口英國腔的標准英文，背稍稍有點駝，高高的鼻梁上架了一副琇琅眼鏡，深邃的藍眼睛透出溫暖，他笑著請我進門，告訴我，他就是海柔德。

這是一個四房一廳的HOUSE。進門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兩邊各兩個睡房，走廊的牆上掛著已經發黃的黑白照片，有他父母的結婚照和他童年的照片。進入客廳，我呆住了，抬頭見一中堂條幅，兩邊是裱好的中國畫“荷塘睡蓮”、“松鶴長青”，還有“蜻蜓點水”、“熊貓戲竹”；壁爐上放的是一個精巧的漓江竹筏，站立著一個帶斗笠的漁翁；留聲機輕放著是“漁舟唱晚”。一瞬間，仿佛穿越了，回到了故鄉回到了舊時，相對應的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澳洲老人，太驚奇了！

再看我的房間，單人床，大衣櫃，大書桌，書架，沙發，厚厚的地毯，飄逸的窗簾，太理想了。我高興地說，兩天後我就搬進來。他笑著說，“歡迎你！以後這裡就是你的家，YOU ARE THE 81TH，你是第八十一個。”什麼意思？

第一個和第八十一個

住進去不久，有一天，家裡來了一個客人，海柔德很高興，忙把我叫出來，我一看來客是一個50多歲的華裔男子，個頭不高神采奕奕。“你不是問為什麼是第八十一個嗎？他就是第一個住在這裡的馬克郭，哇！第81和第1個歷史性地在這裡會面。

馬克講起了他的故事，那是1962年，還是白澳主義盛行的年代，作為聯合國援助的第一批亞洲留學生，他從馬來西亞來到了墨爾本，幾個星期過去了，他還沒找到固定的居所，情急之下，他在地區報紙上刊登了幾行字的小廣告：“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的留學生急需一個住宿，請電……”那時正好海柔德的弟妹都結婚搬出去了，家中只剩他一個，剛巧他讀到了這個不起眼的小廣告，於是他拿起了電話，馬克便成了第一個。

在這之前，海柔德只讀過一本有關中國人的書，他對這個謎一樣的古老國家充滿了好奇。馬克住進來後，中國文化便從書本裡走入了現實，馬克教他使用筷子，教他炒菜，帶他去吃中餐，告訴他許多中國的傳說和故事。海柔德也糾正馬克的英文發音，告訴他當地的俚語和笑話，還帶他到處游覽。中西文化在這裡相遇，碰撞，交融。馬克交了女朋友，鄭重地帶回來介紹給海柔德，不久他們要結婚了，新房也安在了這裡，他們把結婚的日子定在海柔德生日的那天，海柔德是當然的證婚人，以後他的兒子結婚，生子，海柔德都前去祝賀。馬克說，海柔德改變了我的人生，是我們家的大恩人！馬克的講述，深深地感動了我這個第81個，這其中還有多少個感人的故事?於是我萌發了一個念頭，組織一個特別的派對，邀請凡是在這裡居住過的目前還在墨爾本的留學生聚在一起，可以讓我更多地瞭解他們的故事，並感恩我們共同的父親。當我講出我的想法後，馬克非常高興。他說會帶著妻兒一起參加，並熱情提出各種建議。我策劃了一個方案，當時還住著兩個留學生，大家分頭行動，有的幫助通知，有的准備採買，有的負責布置，興奮地迎接著特別派對的到來！

磨坊街139號的特別派對

1992年10月的一個星期六，139號內熱鬧非凡，那天的客廳做了精心的布置：一張世界地圖，上面一個個小紅星表示居住過這裡的留學生現在分布在世界各地，以及他們寄來的照片和賀年卡，一面牆都是當年留學生和海柔德的留影。我們把在墨爾本過去居住過這裡的留學生都請來了，共35人再加上家屬共40多人。每人一進門就在胸前掛一個牌子，寫上名字和居住的年份。那種感覺非常奇特，大家素不相識，卻結緣於同一個房子，擁有同一個慈祥如父的房東。

那一天，有的攜妻帶子，有的帶著當年的紀念品，父母帶孩子看當年的房間，室友們開著當年的玩笑，盤點那些糗事，孩子們還在後院栽下了一棵棵小樹苗。我聽到了許多故事，小張的媽媽在這裡住過，小張也在這裡住了5年，拿了碩士博士兩個學位。小英姐妹倆先後在這裡住過，這裡也曾是不少情侶的愛巢。這裡出了許多碩士、博士，那天來的有牙醫、教授、工程師和僑領。

每家都帶來了家鄉的拿手菜，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福建，上海，北京，東北，澳洲媳婦帶來了西餐，擺滿了兩個桌子，最後我們奉上的是特大的“全家福”，雞鴨魚肉，瓜果蔬菜，燉得酥酥的，味道濃濃的，酸甜苦辣，盡在其中，成了這個“家”最形像的寫照。我們一起舉杯，感謝海柔德給了我們這些來自異國他鄉舉目無親的亞洲留學生一個溫馨的家，感謝他帶給我們的幫助和關愛，感謝在這裡度過的美好時光，大家情不自禁向海柔德深深鞠躬，說一聲——“父親保重！”

我們共同的父親

海柔德出生於1924年，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讀過生物和會計專業，當過稅務局的公務員，曾任8年的市議員，兩年的市長。他從未結過婚，有一次從他的朋友口中得知，他曾經的女朋友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渺無音訊，也許他一直在等她，期盼著有一天奇跡發生。海柔德和留學生接觸越多，對中國也越感興趣，他參加了中澳友好協會，以便幫助更多的留學生。1973年，中澳還沒有建交，他組織了一個澳中友協的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在申請表上說，“我的家中住過許多中國留學生，難道還要我等上幾十年才能去看看他們的家鄉和人民嗎？”當年9月，代表團一行20多人，終於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們去了北京、上海、南京和陝西。回來後到處演講。當年底，惠特拉姆政府與中國正式建交，他常常讓我們看當年訪華的照片，非常自豪和驕傲。（未完）

■海柔德和小雨以及第一個住他家的留學生合照。

六月的風，選擇了沉默

《獻給六月》（組詩選登）

塵 埃

今天，
我從日歷中經過，
放下一朵小花，
轉身離開，
什麼話也不想說。
是今天的風浪大，
封住了張開的嘴，
或是怕張開嘴，
會吞下禍。
我隨了風，隨了泥，
隨了眼淚，隨了凋落。
六月，
我選擇了沉默。

*****

記憶關上了門窗，
太平洋那個島上的夜空，
有四萬個麻木了跳動的星星。
黑暗讓記憶失語，
遺忘堵塞了喉嚨。
六月好像與我的海灘無關，
雙眼亦已淡寞了災難。
六月的肉體死在了廣場，
六月的靈魂零星地遷活在今天。
一把自由的種子散落天涯，
入土生根，理得心安。
常罵別人忘恩負義，
我不敢直視自己的嘴臉。

*****

你可以忘掉六月，
但不可以忘掉你因六月而得益於今天，
你可以忘掉六月，
但不可以忘記對自由的承諾。
你可以忘掉六月，
但你不可否認你因六月而擁抱了陽光，
你可以忘掉六月，
但不可忘記你曾踏著六月的樁，
走出迷茫與彷徨，
走出絕望與失措。
六月，用血為你換來的一張船票，
離船上岸，
你留在了如詩的遠方，
可那張票根，
你是否還留著？

*****

六月的海灘上，
四萬個生命各自幸福著自己的幸福，
六月的洋房裡，
四萬個家庭各自過著自己的生活。
骨肉團聚，時光在微笑，
事業有成，開心那一刻，
這一路走來的自信，
是曾經風雨的坎坷。
那四萬人應有的四萬個對六月的虧欠，
誰還記得？
也許你的記憶裡一年只有十一個月，
這不是你的錯。
今天，
請把三分鐘的靜默獻給，
那些枯萎的鮮花。
以示人還活著。

*****

因禍得福的，自鳴得意為幸運，
但靈魂，是否要有一個解脫？
畢竟，
善良是一種天性，
感恩應該是一種美德。
當你從今天經過，
獻上一朵小花吧，
發自你的心靈。
轉身離開，
什麼話也不用說，
但並不是什麼都沒發生過。
自由的陽光下，
彰顯一下活著的自我。
歲月還有幾多餘額？
餘生還想怎麼活？

*****

無需感恩，
心中祈禱也是一種回響，
也是一種選擇，
也是一種追思，
也是一種記著。
閉上眼睛，
聽六月的心跳，
聽人性對生命的解說。
聽自己的心聲，
是否還能感覺到當年那
　怒髮衝冠的脈博？
守一盞心燈，
拾一把薪火。
六月，
你可以送一句問候，
也可以像六月的風，
選擇了沉默。

元宵節，男性的盲盒！

史雙元

提要：

●元宵節的設置證明我們是有文化、有幻想的民族，而且對女性很尊重。

●好像沒有“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即使倚靠在高高的穀堆旁邊，媽媽也講不出好聽的故事。

●古人安排蟾蜍和兔子陪伴嫦娥，是何用心？

一年一度的“元宵節”按照天上人間約好的節奏來臨了。

說元宵，肯定要說月亮。

自然神話學派的代表人物麥克斯·繆勒（Max Muller）提出，人類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陽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陽崇拜。但在中國的文化圈裡，月亮崇拜卻佔了上風，中國古代有拜月節，幾乎沒有拜日節。

崇拜月亮，與月亮對視，發生親切的聯繫，一定是文明程度比較高的文化。月亮文化，相較於太陽文化，好像比較陰柔，沒有那麼陽剛，但在某種程度上它又是高階文明的表徵。簡單地說，原始人（包括動物）有對黑夜的恐懼，就有對太陽的敬畏，古人有對農作物豐收的期盼，就有對太陽神的祈禱。直到人類物質生活得到改善，從穴居而群居，由鄉村而遷移到城市，有了夜生活，有了詩意和審美，有了抒情的需要，這才有了對月亮的關注和欣賞。

月亮，是傳統中國人的精神家園。中國人對月亮的情感十分牽掛。一年中設置了兩個月亮崇拜的節日（還有一個是中秋），說明了傳統文化對月亮的特殊關懷。

歷代詩詞歌賦中，數量最多的，便是詠嘆月亮的詩句。從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到杜甫的“今夜鄜州月”，從李白的《月下獨酌四首》，到蘇東坡的“明月幾時有”，月亮已經成了中國文人關注的中心意像。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流行聽媽媽講故事的兒歌，背景設計還是“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都已經革命了，好像缺少月亮的幫襯，加上代表豐收的高高穀堆的助力，媽媽還是不會講故事。以至於不少中外專家把西方文化劃為日神文化，把我們的傳統文化歸為月神文化。

元宵節的設置證明我們是有文化、有幻想的民族，而且，對女性抱有極大的尊重。

老子《道德經》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源頭。《道德經》有月神崇拜的觀念，也有女性崇拜的觀念。

老子把很多哲學原理的推演建立在月亮的變化規律上。在老子看來，月亮就是“道”的最直觀的體現。月圓月缺，月隱月現，時刻變化，又時時守恆；陰陽圓缺是生命輪回的像徵；“有”趨向於“無”，“無”也孕育著“有”。天地萬物可以有變化，但“道”永遠不會消亡。月亮是生命的出發點，月亮是天地的子宮。

近年來有學者進一步研究認為：“老子哲學為女性化的生命哲學”〔1〕，因“老子哲學脫胎於母系氏族的宗教崇拜，特別是女性生殖崇拜。所謂的‘道’，最初建立在對女性生殖力的認知上，然後將這種女性生殖作用擴而充之，用來觀察整個宇宙的創生過程，於是形成了‘道’的概念。”〔2〕常用的詞彙如“玄牝”“穀神”等都是古代女性生殖詞彙。

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道德經》第六章）

看來，元宵節是女兒家的秘密，男人的盲盒！

因為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哲學既崇拜月亮，也崇拜女性，所以產生了最典型的像喻性神話故事：嫦娥奔月。

如果說我們的先人也有過移民的計劃，目的地應該在月球。我們前往月球不是為了金礦，不是為了發現外星人，而是尋找生命起源的秘密和研製長生不老的藥丸。

古人通過對月亮的觀察，見到月亮缺了又圓，死了又生，理解到生命可能變化，但產生生命的“暗物質”（“無”或“道”）永遠不會逝去。月亮盈虧的意義在於暗示生命的輪回，和生命的永不衰竭。因此，我們相信了，生命可能永生，變化只是形式：“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蘇軾《赤壁賦》）因此也有了月亮上出產仙藥的懸想。

以前的藥店常常懸掛月中兔子搗藥的廣告，說明這家藥店賣的是靈丹妙藥，而材料和製作場地來自無菌的月球。據漢· 佚名《董逃行·（吾）欲上謁從高山》云：“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藥可得神仙。”可見連皇帝都十分希冀獲得這種靈藥。

嫦娥成了人間派駐月球的大使，探尋生命的秘密和無性生殖的可能？我們知道，“孤陰則不生，獨陽則不長”，但月球屬於母系領地，很難派遣男性過去。為此，古人安排了蟾蜍和兔子陪伴嫦娥。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蟾蜍和兔子都是生育力最旺盛的動物（此處不作論證），有它們作伴，才能維護月球作為生命基地的本質屬性。

為了照顧嫦娥的生活，還派遣了古代男性奴隸吳剛去月宮幹勞力活。吳剛砍樹也與生命不滅的觀念有關，他砍伐的就是一種死而復生、生生不息的桂花樹，像徵的就是生命與勞作同在，永不缺位，比起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的無效、無回報勞作，思想積極多了。

關於嫦娥奔月的意義，還可以探討一個令我興奮到“燥熱”的話題，就是拓邊。以今人之心揣測先人之好意，可能派遣嫦娥駐扎月球是“為之計深遠”（《觸龍說趙太后》）。我們的祖先常常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考慮到未來海外開發和外太空開發可能引起的爭端，祖先早就做了安排，為我們留下了一些歷史證據。比如，我們有東海龍王，這說明，東海是我們的內海，這麼多年了，除了“倭寇”，沒有人覬覦我們的東海；再進一步，我們還請觀音帶領一整套班子守衛在南海，言下之意，各位大使自己體會吧。我們還有西王母，守護一帶一路的開發。

我們還要開發月球。

為了開發月球，我們讓嫦娥搞了個假離婚，作為月球探索女先鋒的嫦娥，志願飛升到了月球。嫦娥其實是“婦好”這樣的開拓者，帶著崇高的孤獨與使命飛往月球。我們不在乎稀有金屬，我們不缺，就是想設置生物學實驗基地，去試探如何在那個荒蕪的地方扎根、生育、繁衍，還有，在無菌場景下研製抗疫良藥。有千百年的登月計劃和生存記錄，我們擁有開發月球優先權應當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要求吧。

還要提到，傳統的元宵節是追求圓滿的節日，和某些地區的新月崇拜不一樣，我們旨在圓滿。雖然唐代就有拜新月的習俗傳到內地，但在習俗選擇性傳播時，我們更多保留了對滿月的崇拜。

元宵還是很有文化、很有情調的節日，月下對詩，互猜燈謎，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就和今天的密室逃生游戲差不多，都是常用常新的男女交友游戲。

元宵節還有“拜月”“鬧月”“跳月”“偷月”等活動，都是因為元宵節與女性、生育有關。有關這方面的知識講解，今天的網絡文章，一定是“夥矣”，我就不饒舌了。

（注釋：〔1〕牟鐘鑒《老子的學說》，見《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齊魯書社1993年。〔2〕同上。）

“死一億四小菜一碟”：從反人類慣犯李毅說起

王犖倫

一，“死一億四小菜一碟”：也屬於中共“國師”一伙的李毅這種反人類的狂言，已經超越了人類底線。

也屬於中共“國師”一伙的李毅，日前又口出超越人類底線的狂言了。

有一段視頻，前幾天，6月1日，李毅在一個學者對話會上慷慨激昂地說：

“如果因為統一台灣省，中國死了一億四，這在人類歷史上根本是小菜一碟……”

他是這樣做他的所謂調查研究的。舉例：美國打南北內戰，死了三百萬人，按當時美國總人口三千萬人的比例，死了百分之十；又如越南，為了統一，打死了三百萬人，按越南當時人口六千萬人，死亡比例是百分之五。於是李毅說，中國有十四億人，如果按美國標准死個一億四，按越南標准，死個七千萬。“如果死一億四的話，這是個常態，跟美國一樣而已，一點兒都不多。”

死一億四千萬人，李毅居然認為不過是個“常態”，是“小菜一碟”！而且，他還胡說什麼：

“十四億人，應該有一些人已經做了准備，死一億四和七千萬的准備，或者只要稍加教育，這些年輕人都會同意。”

李毅是個十足十的毫無人性的反人類慣犯。去年11月，李毅一則推文稱：

“解放台灣，中共解放軍傷亡不會超過兩位數。台灣雜種根本沒有還手之力，也不敢還手，誰反抗就株連九族。戰後治理也很容易，先屠一半，剩下的就會比狗還聽話，定時喂骨頭就行了。”

李毅另一篇推文寫道：“如何解決台灣降而不服的局面？一個字：屠。”“我不信它們的骨頭比導彈還硬！”還有，2021年5月24日，李毅飯局視頻顯示，他聲稱，武力統一台灣是輕松小菜一碟。大陸要打好核戰爭的准備，即使台灣二千三百萬人都在核戰統一中死去也沒關系，因為大陸有十四多億人，很容易從大陸移民四千六百萬中國人去台灣，“也是小菜一碟”。

李毅的恐怖言論，一以貫之。他四處胡噴，任何地痞流氓甚至殺人犯耍威風時都不敢如此放肆。很難想像，一個人骨子裡究竟得有多邪惡，才會將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看得如此輕賤。他這種反人類的狂言，已經超越了人類底線。

二，更令人非常不安需要格外警惕的是，在中國，並非只有李毅這些所謂“學者”所謂“國師”這麼囂張這麼邪惡；中共軍隊中更充塞著反人類無人性的恐怖戰爭思維。

但是，可怕的還不是這一個人的狂言。李毅這樣的瘋子在當今中國還受到大量的各色人等的熱烈追捧。李毅不僅僅是一個人，在他的身後，有資本，有團隊，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勢力。例如，有一個“中易網天”經營的矩陣，其中不僅有“李毅看世界”，還有鼎鼎大名的“戰忽速遞”、“李肅論道”、“司馬南頻道”，以及其他諸如此類。正是因為背後勢力的操作，李毅這番視人命如草芥的恐怖言論，能堂而皇之在什麼學者對話會上出現，讓這個也號稱博士的李毅，與中國大陸另外幾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所謂“國師”專家金燦榮、胡錫進、李肅、司馬南、張召忠、陳平、張維為等等齊名。

再進一步看，更令人非常不安需要格外警惕的是，在中國，並非只有李毅這些所謂“學者”所謂“國師”這麼囂張這麼邪惡；中共軍隊中更充塞著反人類無人性的恐怖戰爭思維。

例如，去年初，中國國防大學教授房兵大校針對武統台灣，就發出“一起回到石器時代”的恫嚇狠話。他居然宣稱：

“我們可以拿出兩百個城市不要了，和美國玩，一起回到石器時代，他們敢嗎？”

這種不惜摧毀人類萬年文明的話語，可謂空前驚人，震驚世界！

大家也記得，十幾年前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的狂言。李毅在那個學者對話會上也特別引用了朱少將這個狂言。是在2005年7月14日，朱少將跟一批來自香港的外國記者談話，公然表示，假如美國軍隊干預台海衝突引發中美戰爭，中國將對美國動用核武器——中國方面為此准備西安以東的城市全部被毀滅；與此同時，美國也要准備好幾百座美國城市被中國毀滅。話音未落，美國全國輿論嘩然，朝野上下震驚，譴責其出言不遜。美國眾議員抗議信說：作為中國政府的一個高級官員，做出這種明目張膽的威脅，從而展示出如此登峰造極的愚蠢，這跟一個現代國家非常不相稱。

朱少將當然絕非信口開河，更不會自認愚蠢。從網上流傳他在國防大學內部會議上的一個講話看，他有一個關於核大戰的理論，已經深思熟慮。他認為，世界人口在無限制地迅速增長，在本世紀內就要達到爆炸的極限，而地球上的資源、環境的承受能力、社會供養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有一個人口危機問題，在本世紀甚至在其中葉之前就很有可能爆發。怎麼解決？朱將軍發展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得出全球核大戰這個最有效地大規模地消滅人口的辦法，並進而建議：“與其被動挨打，不如主動出擊。”關於具體的發動核大戰的計劃方案，他已有一個設想：

“如果我國政府在計劃發動核大戰之前就做好准備把人員疏散到廣大農村地區，則我們在核大戰中就占據了極大的優勢，再加上我們突然而猛烈的核攻擊，世界上其它國家存活下來的人口就會很少，則我們將來在重新進化的過程中也就占有了較大的優勢。”

三，從中共“偉光正”血脈的純潔與正統上看，朱成虎、房兵、李毅……等等，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好學生。毛澤東正是一個視人命如草芥的冷血魔王。

當時許多人都指出，朱論可以與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關於“奪取生存空間”的觀念相媲美，與本.拉登一類極端伊斯蘭主義分子在精神上也是相通的。不過，從中共“偉光正”血脈的純潔與正統上看，朱成虎，以及房兵、李毅……等等，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好學生。（未完）

■發出“死一億四小菜一碟”狂言時的李毅。

■中國國防大學教授房兵大校發出“一起回到石器時代”的狠話恫嚇。

研討會通知

六月二十三號（周五）上午十點至十二點，文學研討會將在Rockdale樂調圖書館四樓會議室舉行，主題是：關於世界華文文學的一些思考。何與懷博士主持。歡迎大家撥冗踊躍與會，鼓勵自由發言。

世界華文文學是指全世界各國中用華文寫出的文學作品。研討會討論目前世界華文文學的狀況及它將如何發展，特別是討論作為其中一員的澳華文學的現狀及前景。五月份研討會關於從夏志清評論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談到中國文學現狀的話題也將繼續討論。

樂調圖書館地址：444-446 Princes Highway, Rockdale NSW 2216（圖書館大樓後有停車場，如坐火車，則在Rockdale火車站出口左手方向步行三四分鐘。）